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七章 訪同年欽差偵案情

話說達空在那一天晚上，從周御史宅裡回到店中，一夜的工夫，他簡直的就是合不上眼，這是因為神經興奮極了，所以就鬧得夜不成寐。其實卻也難怪，試想抱恨多年，今日方能作這最後的一擊，成敗所關，非同小可，怎麼能夠不動心呢。到了第二天，他還是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安，恨不得再到周御史宅裡，去打探消息。但是他也明白，這事是辦不得的。不但在位之人不應煩瀆，並且此事幹係甚大，自己更該避些形跡。無奈要是不去，擱子到底遞沒遞，可從哪裡知曉呢？幸而他是個有計算的人，對於一切事情，皆能相機應付。當日他便從報房裡訂閱了一份京報，照例是隨著有宮門鈔的那宮門鈔上，除去上諭以外，某日召見何人，某官呈遞封奏，全都載得明白。這麼一來，不就把當前的困難問題解決了麼。達空眼巴巴地看了三天，真比舉子望榜還要心切。果然在第三天看見了御史周乃蕃，呈遞了封奏一件。隔了兩天，又於召見軍機之下，看見了御史周乃蕃的名字。他知道擱子已經御覽，又復當面垂詢，事情怎樣，大概是已經定規了。到得此時，哪裡還能夠忍耐得住，他曉得要知道詳細的情形，是非見周御史不可，再等著看宮鈔，是無益的了。於是就在當天夜裡，悄悄地前往。那宅裡的門房已使過他的錢，不好意思留難，並且主人曾經吩咐過，說和尚來時，立刻就給回上去，因此毫不費事，便又得與周御史會面。

達空一見之下，他那懸懸的心先已放下一半，這因為從周御史的神氣上，已經有所表現了。果然就座之後，還沒有容他開口，周御史便先說道：「我計算著，你應該來的了。這件事總算順利，昨天皇太后召見（此時正當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之際）我當面奏封了案，回頭仰窺聖意，恰是要認真辦理。今天又召見刑部侍郎薛大人，我從軍機處得來消息，是要派他到江蘇查辦事件。這個不用問，一定為的是這案子了。」當時達空聽到這裡，不由得一片感激之心，發於肺腑，忙著跪倒在地，崩角有聲，口中說道：「錯非仰仗大人之力，將此案上達天聽，焉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。」周御史站起來道：「快請起來，不要這樣，有話不妨慢慢地說。」達空立起身形，眼中還含著滴滴痛淚，這是因為他師父冤死多年，直到而今方算有了盼望。二人重新坐下，周御史又道：「我還要告訴你，那位薛大人向來是正直無私的，他這一趟前去，定能辨明冤抑，你盡管放心好了。不過旨意下來之後，還要陸續請訓，起程的話，大約須要耽擱些日子。我想你早晚大可回去。是不必在京久住的了。王大人那裡，我已修下一封書信，回去見面時，替我多多拜上。」說著，便取出書信，當面交付。達空也說明次日動身，不再來府叩辭的話，這才走了。到得第二天，達空果然把一切事情，全都料理清楚，帶著長工，仍按原來的路程回去。

沿途無話，不必細表。

單說這一日晌午時分，已經回到廟內。那時小吉祥兒已到外邊去遊玩，倒可省了許多的話。征裝甫卸，用過了飯，可巧李剛正來探聽消息，一見著達空的面，便十分高興的說道：「師父，你這趟總算沒有白辛苦，將來這一場兒官司，必然可以分出皂白來了。」達空道：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想我到京裡去辦事，你只守在此地，離得這麼遠，莫不成能夠得著什麼消息嗎？」李剛笑道：「師父，你錯了，豈不聞有句俗語兒，是一個雷天下響麼。你在京裡辦事得手，咱們這裡，可就見著動靜了。別人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，但哪裡瞞得過我去。」達空聽了，便覺詫異，便忙問道：「你是見著什麼動靜，請你告訴我。」李剛道：「從先保甲局總辦洪道台，如今不是作著本省的監道麼，新近已經撤任了。還有那賊子胡得勝，不但撤去督標參將的差使，並且已交首縣看管。這都是制台辦的。要瞧這個來頭，可不是你在京裡辦事已經得手了嗎？」達空聽到這裡，不由得以手加額，喜動顏色。

倘問查辦的欽差尚未來到南京，何以制軍便能預先知曉，有了這番舉動。其實若曉得官場的情事，這種事先發覺，有了佈置，本是絲毫不足為怪的。因為那時候，所有各省督撫，雖無駐京辦事人員傳達一切消息，但是在軍機處裡，總要有靠近之人，作為自己的耳目。這類角色，差不多都是軍機章京，當著紅差使，能夠跟軍機大臣接近的。無論朝廷之上，一有什麼舉動，大約總瞞不了他們，他們得著信息，便給督撫去當耳報神，所以旨意不曾下來，當局就先知道了。他們當著這種密探，酬報都是很優厚的，每年可以得著很大的進款。有時借個題目額外需索，督撫也不能木點綴，就為的有緩急之時，博得個耳目靈通，不至於鬧得冥忽罔覺。因此周御史遞擱子，皇太后召見，接著派薛侍郎到江蘇查辦事件，這一切經過的情形，劉制台穩坐在南京，便事先能夠得著消息了。因為周御史韻原擱子已經抄來，曉得此次奏參，並不曾牽涉到自己，這事總算萬幸，為是先站腳步起見，便把洪道台撤了任，將胡得勝看管起來。怕的是他一有知覺，畏罪潛逃，那可就要不好辦咧。請思官場中，忽有這樣突如其來的事情，怎能夠不轟動一時呢。所以李剛一經聽見，雖不曉得其中的內幕，但已猜到達空到京運動，必然是得了手了。

再說達空此時聽了李剛的報告，曉得洪道台撤任，胡得勝看管，分明兆頭甚好，自是滿心歡喜，便也把自己到京之事，大略對他說道。最後又問地方上，可曾得著迎接欽差的消息。

李剛道：「這事還不曾聽見。據我看，大約還得再過些個日。

子呢。你想人家作大官的，豈能跟這些民人一樣，車馬人輻，要一站一站的走。沿途地方官，都要遠接近送，遇著刮風下雨，就不動身。或者身體不爽，也要耽擱一兩天，哪裡能夠像你師父，這樣的趕緊呢。」達空聽了，連稱有理。李剛因為有事，隨後也就走了。

達空更不怠慢，立時便趕到王頌周的宅裡去，見面之後，行禮問好。達空正要取出周御史的書信，然後再詳陳一切，不料王頌周已是手拈鬚鬚，哈哈笑道：「我從先的那上夢，隔了這麼許多年，不想事到而今，方才算是應驗了。但不知道你可也曾領悟不曾？」達空聽了，不禁一愕道：「小僧智識淺短，還未能領悟玄機，尚求大人明白指示。」王頌周很得意的說道：「那天我一見著官報，心裡觸動，便已了然了。你想，這次查辦事件的欽差，不是派韻薛侍郎嗎？薛與雪同音，他是奉著朝命而來，就彷彿是自天而下，那可不是天降大雪是什麼？」達空聽到這裡，連連點頭，不過他卻心中暗想，還有那穆如清風一句，可又應該作何解釋呢？但是王頌周此時早又接著說道：「你可曉得那薛侍郎，官印是一個清字，豈不是下一句，也就閃閃爍爍的，有了著落嗎！」達空至此，不由得十分歎異，以為這種解釋，是最確當的了。焉知細微曲折，尚有未盡，只好等下文再表。

且說王頌周把他的見解，講明瞭以後，達空這才取出周御史的信，雙手呈上。王頌周接了過來，拆閱已畢，便道：「這件事總算不錯，他遞了個很有價值的擱子，我藉此了卻一重心願。你算是替你師父辨白冤屈，可以說是一舉而三善備了。」

隨又動問到京以後之事，達空述說了一遍，但是擱敬一層並沒有提，只說送了一些水禮。王頌周聽著，很是高興。達空便就告辭走了。

光陰荏苒，轉眼又過了十來天，驛報接二連三的似雪片飛來，欽差已是將要到了，制台委首縣辦差，一切均已齊畢。那時省城的官員，倒有許多捏著兩把汗的，測不透朝廷簡派欽差查辦究係何事，萬千跟自己有關吉凶，就有些難保。他們萬沒料到，卻是多年以前花牌樓的那件案子，反倒擔了好些無謂的驚恐。再說這一日晌午時分，欽差已經到了。當時劉制軍已是統率文武官員，鵠列迎接，所有一切儀注及跪請聖安禮節，無庸細表。當時只有制台跟欽差略作周旋，司道各員全都插不上話去。制台見欽差只帶了兩三個隨員及數名親隨，儀從過於簡略，便吩咐得力的文武巡捕，及幾名幹練的差官，叫跟到欽差大人行轅伺候一切。欽差拱手致謝，隨即乘坐大轎，擺開全副儀仗，所有制台派的人，扶轎槓的扶轎槓，打頂馬的打頂馬，前呼後擁，浩浩蕩蕩而去。及至欽差進了行轅，剛才坐穩，制台已是親身來拜。兩司以下文武各員，全都遞上手本參謁。欽差只把制台請進去，談了幾句，便作辭走了。其餘各員，是一律道之擋駕。當日因為行程勞頓，欽差並不曾出去。到得第二天午前，方到制台衙門去回拜，那裡是早已預備好的了，一聽得欽差駕到，所有內外中門一律打開，升了三聲大炮，兩旁作著細樂，欽差的大轎，一直抬了進去，到得大廳以外，轎子落平，欽差慢慢地下來，制台已是降階相迎，進廳落座，談及奉旨查辦。制台道：「其實這案子，總辦保甲局的祝道台，已向小

弟回過。在前些日子，已把洪道台撤任，胡得勝交首縣看管起來。小弟本想要親自審訊，以期得個水落石出，但一來案牘勞形，未暇及顧。二來考慮之下，其中不免有些關礙，所以還在躊躇著。如今欽差到來，得卸仔肩，自問實在慶幸得很。」

欽差聽到此言，神情似乎有些錯愕，便向制台問道：「不知此案尚有何種關礙。」制台微笑道：「說起這個關礙，願情盡言無隱，咱們私下裡，不妨有個商酌。這個關礙，恰像是小弟一點私心，但無妨向欽差剖明，好在內省還不至有疚。」欽差點點頭道：「當得領教。」制台便又接著說道：「這花牌樓一案，已是事隔多年，當初是由沈文肅公手內辦結的。如今一旦平反過來，便是屈殺了兩條人命。洪道台、胡參將罪有應得，那是不必說了。但恐一經奏明，沈公也難免要擔處分，在小弟愚見，以為沈公生前懋著勳勞，朝廷禮遇極厚，及至後來薨逝，所予飾終之典，亦復優隆，照這樣，君之待臣，臣之事君，總算均盡其道，無愧全始全終的了。現在若因舊案重提，擔了身後之咎，倘存投鼠忌器之見，經手此案的人，豈不要於心未安嗎？」

這便是小弟煞費躊躇的原故。」欽差聽了，便道：「制軍所見甚大，如今一經道破，深獲我心，此案如其平反過來，俟小弟進京覆命之時，一定從中斡旋就是。再者，便是大臣前，也無妨說明此意，諒來也沒有個不慨表同情的。本來沈公憂國愛民，當世自有公論，又何能區區小愆，掩其大德呢。」制台聽到此處，不禁滿面春風，向著欽差拱手道：「小弟這裡先謝過了。」

欽差笑道：「此事與制軍無干，何勞言謝。」制台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但小弟有心無力，枉事低徊，今得欽差一律成全，代我了其心願，焉有不謝之理。」當時賓主二人因為意見相投，便談得格外融洽。後來欽差向制台問道：「此處有一位姓王名鏞，號叫頌周的，從先作過臬司，但已是告休多年了，不知此時是否還在？」

制台道：「這位先生，以前也倒聽人談過，大約只在家裡休養，從來不干預地方公事的。據他那種行徑，很是個性情淡泊、品行高尚的人。不知欽差何故問及？」欽差笑道：「他與小弟是會榜同年，如今來到此處，打算要乘便望看一番，並無別故。」

當下又談了幾句別的話，便作辭走了。再說欽差何以問及王頌周，原來這位薛侍郎雖然身為大員，倒是個實事求是的人，並不沾染官場敷衍的惡習，他此次奉旨查辦花牌樓一案，務期要洞明真相，不使其中有屈抑。但是若專憑公堂審訊，其間兩造自然是各執一辭，究竟誰是誰非，自己稱不起是虛堂明鏡，考慮之下，莫若先行詢訪。不過詢訪是一層，為事也很不容易，因為倘若不得其人，那時如簧之口，顛倒黑白，自己轉而為人利用，豈不是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嗎！輾轉躊躇，幾經思索，後來心裡驀然一動，便想起這位老同年來了。這其中，似受造物簸弄，恍若有鬼神來告的一般，也非盡由於人力。及至向制台一問，又聽了那樣絕好的批評，於是請教之心，較前愈甚堅切，覺得這位老同年口中說來的消息，一定是非常可靠的。所以打制台衙門回來，用過午飯；便傳下話去，打道鄉紳王頌周王大人的宅裡，只帶一名差官，一個執帖的親隨，其餘一切儀仗隨從，滿都不用。

再說王頌周昨日便聽得欽差已經到了，心中也很關懷這件事；但跟這位薛侍郎彼此有一層年誼，他竟自不知。此時在齋裡坐著，忽見門房走了進來，手執紅單帖，進來回道：「欽差大人來拜，並說是有話面談，定要請見的。」王頌周聽了，不禁有些驚訝，及至接過帖來一看，見上面有同年愚弟的字樣，便點頭暗忖道：「原來我跟他還有這層關係，不想竟自忘懷了。」其實這種事，也並不足怪。因為一榜有好幾百人，事隔多年，哪裡能夠一一記得清楚呢。隨即吩咐道：「你先到外面，請轎稍候，我就這出去接。」門房答應退下。王頌周忙到內宅換了公服，帶著幾名家人，接到大門以外。其時轎子已經落平，欽差見主人出來，立時下轎。但見王頌周控背躬身，肅立道旁，連頭也不抬，這種儀注，係屬員接待上司，乃恭敬天使之意，不敢用賓主之禮的。欽差走上前去，賠笑說道：「老年兄，你可不要這般客氣，倘然如此，反倒見外了。」說著，便先作了一個大揖。王頌周趕忙還禮賓主這才互讓著走入大門。進了客廳，又重新見禮奉坐。家人把茶獻上，主人又親自奉茶。欽差道：「老年兄，今日天假之緣，得了這意想不到的聚首，最好把繁文縟節一律刪去，小弟不揣冒昧，還想要彼此暢談呢。」

王頌周道：「欽差如此見諭，實為謙德彌光，但此乃朝廷禮制所關，舊員怎敢放肆。」欽差道：「這話越說越遠了。老年兄已是退隱林下，不比有位之人，咱們只論同年之誼，所有名分體制的話，都不必說。倘若一定拘泥，那便是有心見拒，弟也無別法，只有登時告退而已。」王頌周見欽差辭意殷拳，知道是出於一片誠意，便道：「既承如此諄諄命之，小弟只有遵諭的了。」欽差道：「這才不枉今日相訪之意。」說著，又微微笑道：「宦海浮沉，闊別多載，只怕老年兄已經把小弟忘懷了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講到崇階日晉，自然是久仰清輝。至於當年，曾叨名榜末這一層，已自有些茫然莫憶，錯非今日紆尊枉顧，實在未敢冒認。」欽差聽了，忽然大笑道：「老年兄，你這叨名榜末四字，恰是反說了。因為昔日春風得意之際，小弟在名次上本是中得很低的，所謂餘子碌碌，等諸目鄣以下，難怪同榜之人不能記得。至於老年兄，是譽列五魁之內的，只為中得太高了，所以名姓籍貫，不但一時膾炙人口，而且還要永久的藏之心中，此則小弟尚能記得老年兄，而老年兄不復能記得小弟也。」欽差說到這裡，又復大笑不止。

王頌周道：「大人不要這樣說。想當年李商隱曾有兩句詩，是『一名我漫居先甲，千騎君翻在上頭』。正可為今日詠了。」

欽差聽了這兩句詩，覺得引用的十分恰當，不由得心領神會，連連點頭，把戴的那一枝花翎，都不住的微微顫動，隨即含笑向王頌周說道：「老年兄，你如此為我解嘲，越發使人汗顏無地了。」當時賓主二人，少不得又談了些朝廷近事，伺候的人又給換過了茶。欽差便道：「今日造府奉謁，尚有要言細談，擬欲假尊齋一敘，不知可否？」王頌周道：「尚不以尊齋為嫌，小弟自當領教。」欽差道：「這又說起客氣話來了，如何提到尊齋二字。」王頌周心中暗想，不知欽差要講些什麼話，卻如此機密。當下賓主二人，便一同來到時常起坐的書齋內，坐定之後，吩咐家人一律外廂伺候。非有呼喚，不得輒入。欽差此時見眼前並無別人，方才鄭重其事的向王頌周說道：「老年兄，小弟此次奉旨查辦花牌樓一案，在自己的籌算，務期要洞明真相，罪有攸歸，方不負朝廷這番委任之意。不過聽訟卻是一件難事，若說公堂訊鞫，便得實情，自問還有些信不過，因此要在私下裡先行查訪，聽一聽局外之言，庶可較有把握。我想老年兄雖然退隱林泉，悠閒物外，但當地出了這般重大的案件，當時也不能不稍有所聞。因此今天造訪，只作為私人的談話，擬請就老年兄所知的，示以崖略，或可免去小弟冥行索途之苦，那便為惠甚多了。」欽差把話說完，連連拱手，露出一片懇懇求教之意來。原來他的這般至誠，是怕王頌周恐以不知二字推諉，那豈不是就要虛此一問了麼。殊不知他此次奉旨查辦，雖說是由周御史遞的摺子，實則探本窮源，線索尚操在王頌周的手內。如今他自己上門虛心請教，哪有個不竭誠相告的呢。所以恐其不能當這一層，未免是忒於過慮了。

再說王頌周聽了欽差這片言辭，方才曉得所說有要言細談，竟是要向他詢問花牌樓一案，覺得這件事稱得起是實獲我心，不禁十分高興，便對欽差道：「錯非大人下問，因為事關欽案，小弟縱有所知，亦不是不便談的。如今既蒙垂詢，自當一秉大公，竭誠相告。」欽差聽到這裡，不由得喜動顏色，因為這件案子，有人指示內幕，自己不用費心，便可迎刃而解了，忙著又拱手說道：「這卻是小弟求之不得的。既承不我遐棄，示以周行，惟有洗耳恭聽而已。」王頌周便接著說道：「提起花牌樓一案，當時所殺的那兩名人犯，一個是賣肉的屠戶，喚作蔡源；一個是大慈寺的和尚，喚作熙智。那屠戶的為人如何，夙日並無所聞，也未便妄加論斷。至於說到那熙智和尚，因為小弟告歸以後，頗有些性耽禪悅，方外之交很有幾人，他也算是其中的一個，彼此雖非契厚，也還可以說是相信。據小弟看，他雖算不了是個得道的高僧，然而也決不致作出謀財害命的事來。所以那時候，驟然聽到他正法的消息，覺得事嫌不倫，未免有些詫異。當時總把這件事牽掛心頭，竟鬧得拋撇不下。誰知就在那天晚上，事出意外，卻又見著他了。」欽差聽到這裡，臉上的神氣是驚愕得了不得，立時脫口說道：「此事怎講？莫不成在法場上殺的，並不是他嗎？這事可真玄之又玄了。」王頌週一笑道：「並非如此，這是大人誤會了。」欽差道：「方才老年兄不是說又見了他麼，怎的卻是小弟誤會？」王頌周道：「見著是見著的，不過是在夢中。其時所見的乃係他死後的靈魂，並非他生前的體魄。」欽差聽至此，透出醒悟過來的樣子，一面微微地含笑，一面卻又有些皺眉，看著王頌周說道：「老年兄，請你不要見怪，小弟今天登門請教，乃係此案實事求是之意，為何說來說去，卻講出這索隱行怪的話來呢？」王頌週一笑道：「大人不要以為這是談夢，因為小弟所說的，俱係實事，然而要以為是索隱行怪，卻也不無幾分近似。因為此次大人奉旨前來查辦此案，就在那天夢中，熙智已經指示小弟了。」

欽差聽至此，不禁大笑道：「哪裡會有此事，真乃愈說愈奇了。」

老年兄雖然言之諄諄，其如小弟不敢聞命何？」欽差微微地搖頭，那種滿懷不信任的神氣，已是完全達於面目。王頌周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此事本難怪大人不信，好在空口無憑。小弟這裡，現放著有證據的，從先擱置多年，而今是一朝有驗，只怕拿將出來，大人一經寓目，那時也就不容不信了。」欽差聽了這個話，驚訝得了不得，連忙說道：「不知是什麼證據，真乃是聞所未聞。這事直使小弟墮入五里霧中了，莫非夢寐之事，還能留下什麼痕跡嗎？」

他口中說道，臉上那種疑惑的神情，可就大咧。王頌週一笑，也沒有說什麼，當下起身離座，走到書櫥邊，將那裝裱好了異夢記的手卷，尋了出來，輕輕地拂脫了上面的塵垢，然後滿面含笑，走到欽差面前說道：「此事是否小弟故神其說，爰惑聽聞，請大人先看過了，然後再說罷。」欽差見王頌周取出這個手卷，並且當面拂去塵垢，知道這確是藏貯多年的東西，決不是倉猝之間能夠置辦的，心中又是詫異，又是猜疑，不知這裡面究含有何種秘密，那急欲一睹之心，真乃非常熱烈。所以當時也顧不得說什麼，站起身形，把手卷接了過來，坐下打開就看。王頌周坐在一旁，見欽差目光起落，一行一行的看得很快，臉上的神色變幻不定，知道他心里正是在兔鶻落咧。少時之間，欽差已把這篇異夢記看完，又看了後面記著年月日子，再看過當時許多同閱人的署名，這才把手卷卷好放下，不由得吁了一口氣，看著王頌周說道：「果然天地之大，真有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，前此實在小弟所見大局，以致言出多有唐突了。」王頌周道：「大人對於這個手卷，可沒有什麼疑竇嗎？」

如其尚有信不及之處，不妨把以前同閱的人請出幾個來，問一問他們，是否是多年以前之事。」欽差聽了，似乎很不安的說道：「老年兄何出此言，難道這紙墨的顏色，小弟還辨不出來麼？倘使再存疑心，直是不可教誨，那便不妨揮之門外了。」

王頌周道：「大人言重，本來這件事，實在近於荒誕。就是小弟，當時都有些信不及，所以用筆墨把這事記載下來，以為日後證明的證據，誰知事到而今，果有這般巧合，雖欲斥為荒誕，其奈信而有徵兆！」王頌周說到這裡，又微笑道：「試看夢中的那兩句讖語，不是把大人姓名，已預為指示出來麼。當時小弟也還破解不開，直到今日，方才覺得豁然了。」欽差道：「老年兄，你還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呢。那兩句話，何止姓名，就是小弟的號，也包括在裡面了。」王頌週一聽，很詫異的問道：「請恕小弟疏忽，不知大人的次篆是哪兩個字？」欽差道：「即是穆如二字。」王頌周搖頭吁氣的說道：「似此關合奇妙，真乃不可思議了。」欽差道：「固然可以稱為奇妙，然而要把話說回來，卻也沒有什麼，因為當初小弟名號的取義就是本於這句詩經，如今又把原文引用了來，那還有個不相關合的嗎！」王頌周道：「固然如此，但是大人卻要想到，這是由夢得來的，能夠同尋常的引用，相提並論麼？」欽差點頭道：「老年兄言之極當，這事錯非證據昭然，毫無疑義，真乃叫人難以相信。」王頌周又道：「這句原文，只可惜風字，沒有下落，未免覺得美中有憾。不然的時節，那真可以說是天衣無縫呢。」

欽差聽了，止不住望著王頌周微然一笑道：「老年兄，既然如此推敲，小弟也不得不盡言無隱。其實那個風字，也不見是沒有下落的。」欽差說到這裡，卻又一笑頓住了。王頌周此時非常的驚異，忙向欽差問道：「此事真乃愈出愈奇了，但不知那個風字，是怎樣的關合，還請賜教為幸。」欽差慢慢地說道：「提起這個話來，請老年兄可不要見笑。小弟當少年氣盛之時，不自揣量，頗慕古人乘風破浪之志，因此自己起了一個別署，曰乘風館主，當時還刻了那麼一塊圖章，常常的鈐用，直到今日還在。老年兄請想，這可不是多少也有一些下落麼。」

王頌周聽了，不禁鼓掌道：「奇妙得很，這事真乃匪夷所思。」

稍過一兩天，小弟還要作一篇異夢後記，把此中隱微情節，全都述敘詳明，以志今日之驗。」欽差笑道：「得老年兄生花之筆記此奇事，少不得是要流傳後世的。但目前請教之事，尚有未盡，還請不吝齒牙，一一賜答。這是因為筆墨所載，例當刪繁撮要，想請老年兄所知，當然還不止此數。小弟為瞭解案情起見，那自然是應當不厭求詳的了。」

欽差說到這裡，便就那篇異夢記上所記的情節，一一動問。王頌周便據從先聞達空所述，一一的說了。欽差聽罷，便道：「據此看來，異夢的微驗，姑不必說，只就人事而論，這件案子，也確乎是李代桃僵的了。其中罪魁禍首，只是胡得勝一人，為遲一朝之忿，陷害了兩條性命。沈公跟洪道，都坐受了他的蒙蔽，若非今日巧獲真凶，直供不諱，眼見就要冤沉海底呢。」王頌周道：「小弟這一席之談，不過是舉其所知，盡言無隱罷了。至於案情究竟如何，也難妄下斷語。尚望大人虛衷聽斷，勿存成見為是。」欽差聽了，曉得這是打官話，便道：「老年兄言之極當，想情經過訊鞫之後，是非便可大白了。」

當下又談了幾句閒話，欽差便起身告辭。到了次日，王頌週到行轅去回拜，那僅是一種照例的酬酢，與案情無關係，一言敘過，無庸瑣記。